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二季)——

古往今来，文人雅士总是爱雪，尤其是对大雪有独特嗜好，遇之则会情不自禁感叹吟咏。比如陆游的“烈风大雪吞江湖”“大雪江南未见曾，今年方始是严凝。”白居易的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元稹的“积阴成大雪，看处乱霏霏。”等等。念着这些诗句，品味体会间，俨然雪景雪境雪天就在眼前。

“大雪”二字甫一出口，便像两枚冰制铜钱，在齿颊间叮当作响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，大者，盛也。雪至此而盛也。”意即，到了这个节气，雪常常下得更大，范围也更广，故名大雪。雪落在位于北纬32°上的淮南，如石子砸进水面，溅起的不是雪沫，还有水汽、煤屑、尘土、船笛与方言。这里的雪，有时会比节气表描述的稍迟些，但从不缺少“凛”的铺垫——天空先用铅灰铺底，再以朔风勾勒线条，最后撒盐般斜下白屑，为丘陵、河湾、渡口、街巷做一次冷色覆膜。

淮南人知道，雪，真正的“盛”未必是雪量，而是雪意——一种由地貌、河声、矿火、人烟共同酿出的凛冽。此刻，淮河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拧紧闸门，水位褪落，裸出沙洲与矾石；八公山脊线收笔，瘦成一刀冷月；八公山、舜耕山余脉把丘陵缓缓推入平原，如老人将往事缓缓推入暮年。雪尚未铺天盖地，“凛”已先声夺人——风，从涓阳、蒙城、利辛一路掠来，带着淮北平原的粗砺，又被淮河水汽轻轻润化，扑到脸上，是湿而不柔的刀。

若按古人“大雪三候”测验看：一候鹖鴠不鸣；二候虎始交；三候荔挺出。淮南人自有解释——鹖鴠(寒号鸟)不鸣，是夜班矿工集中深入地层的通讯铃声替它将夜啼得更黑；虎始交，是八公山

下废弃矿道里那窝野猫开始谈情说爱；荔挺(马蔺草)抽芽，则是焦岗湖、瓦埠湖滩涂里暗绿的一掐，像大地偷偷逸出的春信子。诗意与生计，在淮河岸边从来不是反义词，是共用一条韵脚。

每当雪意初起，八公山最先响应。一夜北风，被湿气浸透的石灰岩山体，岩缝凝成冰乳，像山体长出倒刺。登临山顶四望，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”，雪压云低，淮水于平静中失去平日铜绿，略调暗色，仿佛把古战场冷铁时代的旧事全部折进了河底。废弃矿道口的铁轨覆上薄雪，雪与锈为镜像，在此压缩了空间，对折了时间。

舜耕山稍显柔缓，山脉延伸在城区，雪压着乌柏，白雪与红叶高饱和撞出对比色，宛如楚女浓妆的呈露。山中五眼泉未封冻，水汽升腾，朦胧里透出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的意境——只是这云横不过百米，便被风撕成碎絮，飘进山脚公园的水杉林。

由于气候变暖，近些年来，淮河极少封冻，但琐屑屑屑的“凌片”还是可见。凌晨过后，细碎的碎冰随流相互啃咬，“咔嚓”清脆，就像无数打字机同时敲下“凛”字。倘若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岸滩上，一行行深脚印，能从炎茨渔火延伸到芦苇丛里，这时候便会真的再现出柳宗元笔下“孤舟蓑笠翁”的画面。

雪悄无声息地降临。雪粒落在麦垄，给绿苗覆上一层隔音棉。欣喜的老农会说：“雪盖三层被，头枕馍馍睡。”多年农事的经验，让他们已熟知冻土与幼苗的暗语；零下三度，麦苗叶面结冰，细胞里糖分却增高，甜正是抗寒的软甲。墒沟边的野豌豆趁冷发芽，卷须探进雪

大 雪 凛

程晋仑

被，“寒窗独自开”的不止是梅，还有这无名的小圆叶。

大雪时节，高塘湖、瓦埠湖已收束了夏水的散漫，水面骤减，露出黑黄的土台。薄冰先沿浅滩蔓延，给湖镶一圈白瓷口。午后阳光斜照，挖藕人赤腿蹒跚碎薄冰，黑泥没过膝盖，水下气泡缓缓移动，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莲藕，此刻被当成越冬小菜，只差这一盘清甜现于雪天与火锅之间。

大雪，不禁会让人浮想联翩，更加怀旧起来。田家庵的北菜市、九龙岗南门口的菜市场，雪从棚顶破洞漏下，一束光柱里，雪尘与蒸汽共舞。摊主用竹制大扫帚“刷啦”扫雪，顺口吆喝：“大雪杀羊，小寒宰牛！”案板上，山羊肉色暗红，脂肪发黄，肉纹与雪花混为一谈，勾起多少买菜人的食欲。

街巷口烤芋头摊开张：火炉、竹筐、铁盆、架子车，一截炭火。老者把芋头放进炭火炉，几分钟，“噗”声裂口，蜜汁溢流，冰火两重。聊天的他们论及雪，不用“厘米、毫米”而是用“馒头厚”，以形象学替代计量学谈雪，兴许就是市民本真生活的味道。

夜雪落无声，能够调低城市音量。路灯橘黄，雪片穿过光束，呈逆向流星雨。居仁村，机床厂、纺织厂老家属区里的红墙楼顶积起馒头厚，一排排太阳能热水器像戴棉帽的哨兵。牛肉汤摊、羊肉汤馆，玻璃蒙雾，汤匙碰撞声从门缝挤出，何尝又不可与“北风卷地白草折”境地互文互鉴。

“大雪腌肉，小寒腌鱼。”家家户户门口，麻绳悬起腊肠、板鸭、螺蛳混子鱼，雪粒落在肉面，瞬间被盐分吸走，像大地用味觉收藏阳光。更老派的，还有把豆腐切成骰子块，置竹篮置于屋檐，

一夜冻硬——雪天闭门，围炉读书，豆腐块在火盆边回软，孔洞里吸满汤汁，外紧内松，便成了平民的“素鲍鱼”，也是寒夜“闻道”的注脚。

谢二矿老整塘沉陷区，昔日采煤沉陷地，如今早已积水成湖。大雪夜，湖边栈桥结冰，灯影投于冰面，“对影成三人”——灯、月、冰。白天，野鸟立于冰洞边缘，黑翅上雪花未化，像穿一件翻毛夹克。生态修复把“黑疤”酿成“冷镜”，提示人们：凛冬并非终点，而是地质与人心共同的修复期。

大雪将淮南变成一枚硬币：一面黑(煤)，一面白(雪)，旋转中呈现灰色，却是生活真实的底色。冷让人抱团，热让人疏离；大雪用“凛”逼迫所有生命回到原点——土地、火炉、胸腔。

有诗说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”淮南有的不止是青松，更有乌柏、麻栎、斑茅、麦苗，以及在零下三度仍出摊的豆腐脑、油茶摊。它们以弯曲、折断、枯萎、发酵致敬严寒，却共同完成“挺且直”的群像。让人把生活之冷活成生命之光。

雪霁，清晨推开窗，看见舜耕山顶第一缕日色把雪映照成粉金。环山路上的骑车下坡人的车链条“咔嚓”声与屋檐下冰溜滴水声，一快一慢，同奏“化”的序曲。忽然明白：所谓“大雪凛”，不是天地翻脸，而是季节递来的一张“冷板凳”，邀与坐下、静心、收拢、回望。淮南把这张板凳坐成了火桶——外壳竹木，内核炭红；把“凛”活成了“灯”——外壳冰寒，内芯光热。

于是，下一阵北风抵达之前，于窗台写下一行：“愿以胸中一点热，化却淮南万顷雪——哪怕只化一握，也足以让春草有一寸立足之地。”

□ 随 笔

回 家

牛牛刘

晨光中，车子驶入小区的那一刻，各种感受扑面而来。我下意识地将眼前的景象与多年前初次踏入这里时的记忆相对照。

那时刚买下房子，第一眼看见的绿化带里，都是过季补种的苗木。虽布局疏朗，但每株都像没睡醒的孩子，枝叶蔫蔫地耷拉着。那些移植来的大树，还被木条七横八竖地支撑着，活像被强行带来的倔强孩童，捆绑的绳索与不甘的挣扎形成微妙的对峙——仿佛只要一松绑，它们就会逃回故土。放眼望去，小区人迹罕至，主干道显得格外空旷；稀稀落落的自行车、电瓶车 and 私家车，还有几辆搬家的货车，随意停放在宽敞的车位里。整个小区笼罩在“鸟鸣山更幽”的静谧中。

当年选择在此安家，实属无奈。二牛工作突然变动，一度只能借住在办公室——洗澡、如厕都要穿过整层楼。更特别的是，他单位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清一色的年轻人都理着短发，女厕所也极少有人使用。我若前去探望，更是诸多不便。

经过再三思量，我们决定买房。看房时就有朋友提醒，说山南新区彼时烟火气还不旺。最终，我们还是抱着投资“潜力股”的心态买下了这套房子。最主要的理由是，相比市区，这里的价格实惠得多。装修进行到一半，我已经累得后悔不迭。那段时间奔波于各处，饱尝交通不便、生活配套匮乏的苦楚。至今家里还有几扇窗帘因为尺寸问题没有安装——后来二牛搬进了周转房，解决了燃眉之急，我也就失去了修改窗帘的动力。盘算着来回市区的车费都快赶上窗帘本身的价值，这件事便一拖再拖。等到终于想起要去取回，店家早已不知所踪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谁还会记得这些琐事。

但这次回家不同往年偶尔的探望。如同眼前这些扎根深厚的草木，我们这次是真正归来，可能再也走了。所以当车子行驶在熟悉的道路上，我怀着别样的心绪，仔细打量着沿途风景。

这些年来，山南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。如今的它让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，更充满无限的吸引力。生活配套设施已一应俱全。儿童公园、周集坝公园、如意公园在车窗外次第闪现，令人眼前一亮。街道两旁新楼林立，昔日的“空城”已被热闹的人潮占据。道路四通八达，宽敞整洁，车水马龙，绿树繁花相映。沿街商铺窗明几净，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。当车子接近一个广场商业区时，那浓郁的商业

气息让我目不转睛。若不是二牛提醒满行李李还等着安置，我真想立刻去体验这番崭新景象。

车刚停稳，一阵清凉便扑面而来。抬头望去，但见小区的树木早已枝繁叶茂，将天空掩映成一片绿荫。香樟与栎树尤其挺拔，正值花期，栎树将一簇簇金黄高举过头，恍若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。这景象让我想起史铁生笔下的栎树：“……大概它也想站高些，离远些，或者飘得更远。它的一生，像极了我们的中年，总想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却又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。”清风过处，细小的黄花簌簌飘落，如天女散花，又似一场黄金雨，将车道、步道都染成了金色。

这时，一群参加活动的孩子欢快地走过，他们轻盈的脚步带着地上的落花翩翩起舞。崭新的红领巾上点缀着飘落的黄蕊，在明媚的阳光下格外醒目。新学期，新领巾，新少年。此情此景令我动容，不由想起当年的自己——为了参加全区作文竞赛，我们将自行车蹬得如同踩了风火轮。途中经过一段坑洼路面，同伴侥幸避开，我却人仰马翻。被扶起时，不顾腿上的擦伤，先急着检查红领巾是否完好。班主任赛前的叮嘱、校长亲手为我们系上红领巾的场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眼前这一幕让人心生感慨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而历经沧桑的我们，又如何能奢望“归来仍是少年”？不过是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罢了。

头顶，两只灰喜鹊叽叽喳喳地翻飞，像凯旋的勇士。与我们目光相遇时，它们似得愈发欢快。一只飞回巢树上的巢穴，另一只仍站在高处，对着我们铿锵有力地鸣唱。

这些小家伙可不好惹。这让我想起二牛刚调到寿县时，我第一次去的周转房。好奇地在房前屋后转悠，不料冒犯了在此安家的灰喜鹊。它们在我头顶盘旋驱赶，那尖锐的鸣叫让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。而今日，同样是灰喜鹊的啁啾，却成了亲切的问候，仿佛在为我们回家欢呼。回想往事，那些曾经的小情绪，如今都化作了温暖的记忆。

我们就像那两只归巢的灰喜鹊，无论飞得多远，终究要寻巢而归。“露从今夜白”，我们何不从现在开始，整理家中琐碎，践行生活的“断舍离”；去十五分钟生活圈内的广场，捧一杯暖烘烘的奶茶，漫步小区前新建的公园，细品这浓浓的秋意。

□ 散 文

童年——老屋

孙 瑞

童年是晶莹的山泉，叮咚叮咚，弹着琴，跳着舞，冲破悬崖，飞过山涧，汇入滚滚的江河，融入无际的大海……

一方农家小院里，一个扎着羊角辫、抱着猫咪的小丫头，追着狗儿，银铃般的笑声穿越时空。

儿时家里住的是土房子，四面环水，房子由泥土堆砌而成。听父亲说，当年是请左右邻居帮忙搭建的：需选择一块三亩左右的农田，清理干净后，牛儿拉着大石滚一圈圈碾压，把地压平整；然后划线、切块，切得平平整整后立起来晾晒干。这个过程需要七个壮汉配合，父亲说：“打土坯下绳离不开七个人。”专业的工具，专业的人——一个负责切割，四个壮汉拉绳，每块土坯长一尺二。每切好一块，就端锹把它翻立在旁边。七个壮汉的配合很重要，稍不留神就要返工。乡间汉子壮实，力气自然不含糊，大伙儿一边拉着一边喊着劳动号子：“嘿呦——嘿呦——”随着号子的节奏，健壮的汉子们黝黑的膀子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层层滚落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当时我五六岁，跟在大人后面捡泥块下面的荸荠。有些荸荠被切开了，露出白白的肉，我用手抠，每抠出来一个都开心不已；有的抠不出来便用锹挖，人小锹拿不稳，急得哇哇叫。大人们顾不得理会我，这时，放学路过的娃儿们看见了，三三两两地过来帮我抠荸荠。不一会儿，我心满意足地坐在田埂上吃起来，小嘴巴黑黢黢的，小鸡仔也过来凑热闹，叽叽喳喳地刨土里的吃食。

土坯晾晒干后，父亲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拉到地边旁堆放整齐。瓦工便一块块涂抹上提前和好的泥浆，不到半天工夫，四面墙便成型了。然后铺麦秸杆，铺得平平整整——挑选麦秸杆时，得选色泽鲜亮、干净饱满、结实的，这样铺出来才好看得耐用。房顶下半部分用瓦块铺成一行行，错落有致，黑灰色的瓦块搭配金黄色秸秆铺顶的，没有瓦块的搭配也是另一种美，蓬蓬松松像刚修剪过的头发，很是别致。

框架成型后，上梁是建房中的重要环节。母亲准备好花馍、染了颜色的花生、红枣和糖果。正午时分，鞭炮齐鸣，邻居领着娃娃们便开始哄抬，站在房顶上的人招呼着：“糖来喽！馍来喽！”欢笑声

一片。农人们既庆祝建房的喜悦，也分享这一年丰收的喜悦。

当时家里的三间土房，东面一间是厨房，在一方小院的围拢下，愈发温馨。记得小院的门很是“神奇”，上面也是用麦秸杆铺成的顶，像戴了一顶帽子。每次开门时，我都担心它会突然掉下来，后来才知道这份担心是多余的。

住在老屋里可舒服了。入冬后，父亲用洗净的塑料薄膜和图钉把窗子封严实了，既亮堂又暖和。屋外下着过膝的大雪，不便出门时，我们都躲在老屋里，一家人围坐在母亲自制的木炭炉子旁边烤火。炉子上面放着红薯，烤得滋滋冒油，香味引得猫咪围着炉子打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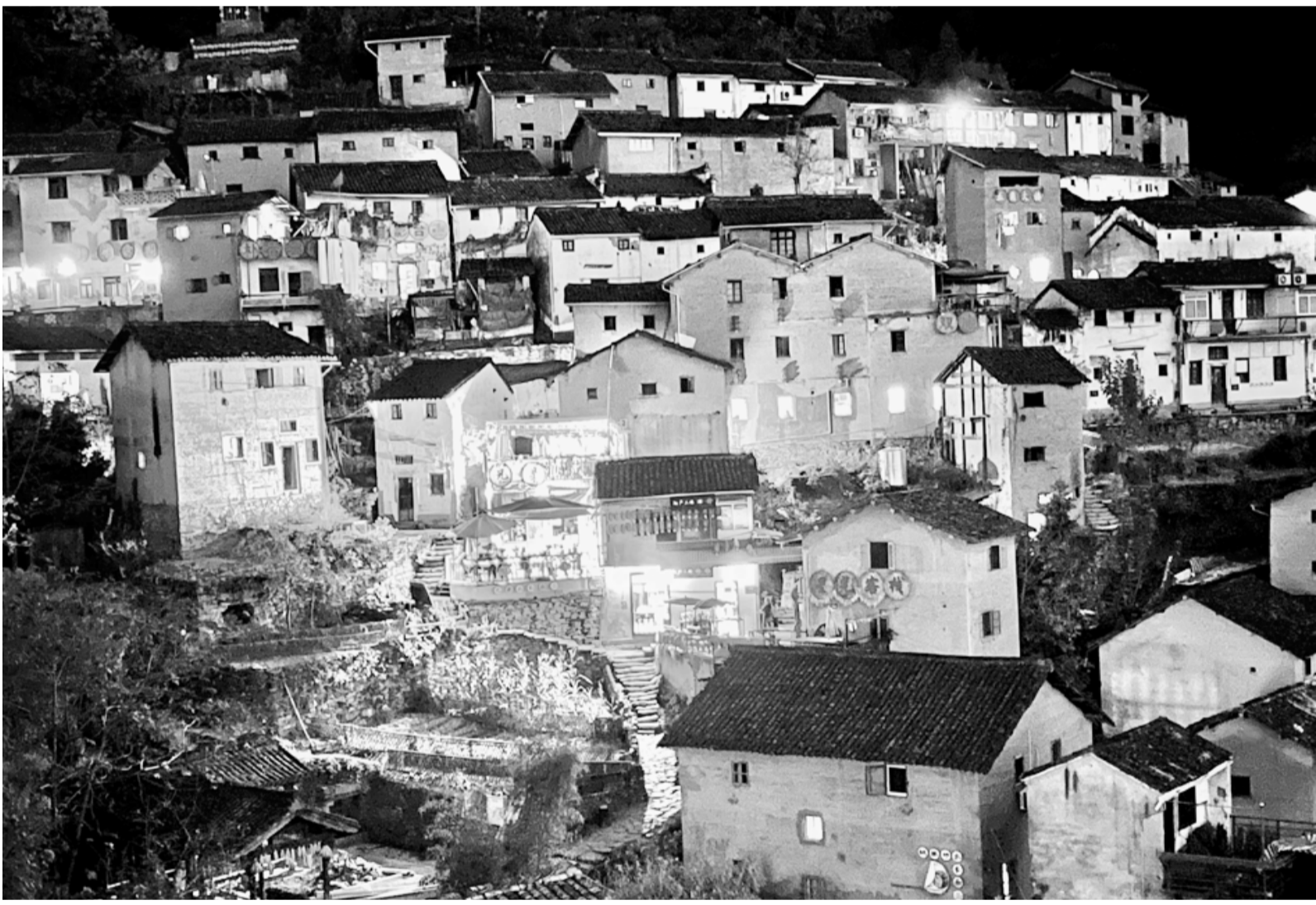
老屋里的快乐记忆犹新。儿时最喜欢在老屋里玩泥巴，把泥巴揉搓成团，做成“梆子”(注：方言，指碗状模具)——厚底子薄边，举起使劲摔到地面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，碗底炸了个大洞，老屋的顶上也沾上了被炸上去的泥巴。我们拍手叫好，响声惊扰了院子里的鸡，它们抖着羽毛；狗狗也吓得不见了踪影。游戏结束后，屋顶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泥点，如繁星点点。怕被大人数落，我们便找来了长竹竿，试图把“繁星”弄下来。由于竹竿太长，我们保持不了平衡，胡乱一通操作下来啥也没弄掉，还弄了满脸灰尘。我们互相凝视，那一刻的欢愉被永远定格。

天气暖和了，老屋迎来了它的“老邻居”——燕子。燕子选择在客厅的房梁上安家。

不知何时，窝里添了几只小雏燕，这下可热闹了，房檐下的叫声就没停过。小燕子还没有长齐羽毛，瘦瘦弱弱的，嘴巴特别大，泛着粉红颜色。小雏燕只要一见到父母，便拼了命地挣扎鸣叫，希望引得怜惜，早早得到食物。这可忙坏了燕子夫妻，喂了这只哺那只，却一点都不厌烦。每次飞走时，它们都要回头看几眼，仿佛都能感受到那慈爱的目光。

夏天的老屋更为舒适。屋外被太阳炙烤的余温还未散去，我和姐姐把屋子打扫干净，铺上草席。劳累了一天的父母躺在上面，我们挨个儿给他们捶背，小手在宽厚粗糙的肩膀上敲打着。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我们的脸颊，我们拨开大手嚷着疼，父亲微笑不语。

如今站在老屋的旧址上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——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，拽着狗狗的尾巴满院子跑。



土楼之夜

吴雨田摄

□ 散 文

在时光里读懂古城的岁月与深情

代宜喜

长假休闲，身为摄影爱好者的我，对远方风景的向往如春芽破土，蓬勃而热烈。妻子提议前往历史悠久的寿县古城，考虑到假日出行人潮如织，我们选择经济环保的公交出行，期望在喧嚣中寻得一份宁静，开启一场充满探索乐趣的文化之旅。

“今日怎么不见你那些‘长枪短炮’，只带了无人机？”妻子目光中带着一丝好奇，轻声问道。我笑着回应：“假期人多车多，摄影之事暂且放下，这次主要是陪您漫步赏景。”话虽如此，心中却对这次不同以往的旅程充满期待。

踏上公交车，车厢内人头攒动，乘客们或低头沉浸在手机世界里，或轻声细语交谈，脚尖相触的拥挤，竟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我无意识地望向窗外，路旁的树木与广袤的稻田缓缓后退，思绪也随之飘远，前两次探访寿县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时光回溯到2005年寿县逢会之际，彼时的我血气方刚，怀揣着对摄影的炽热热爱，骑上摩托车，载着妻子第一次奔赴这场文化之约。摩托车前，旧军大衣随风轻扬，既抵御了春日的寒意，又为这次出行增添了几分探险的豪情。抵达南门，我们漫步进入古城，我凭借浏览摄影网站的图文，对寿县历史、

著名景点有些浅薄的了解，充当起“半个”导游，向妻子娓娓道来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四座城门的由来以及背后那些动人的故事。

沿着古街前行，我们品尝了大教驾的酥脆香甜、贡圆的软糯鲜美、咸鹅的醇厚风味，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，更是对寿县文化的一次深刻体验。夕阳渐渐西下，我们带着满满的满足与些许疲惫，乘着月色踏上归途。那一刻，心中满是对寿县文化的敬仰与深深眷恋，仿佛与这座千年古城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。

十年后的2015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我们购得新车不久，渴望以驾车行拍的方式记录寿县之美。然而，当天因事务缠身，出发稍晚，抵达寿县时，正午的阳光已洒满古城的每一寸角落。我在路边随意停下爱车，正准备与妻子一同寻觅美食，一条短信却打破了片刻的宁静——“您的爱车未停靠安全车位，请及时调整。”寿县交警的电子监控与人性的提醒方式，让我心生敬意。他们不仅严格维护着城市的秩序，更给予车主“改正”的机会，这份温情与包容，让寿县在我心中形象更加立体温暖。

我迅速挪好车，归来后与妻子安心品尝美食，随后一同细致游览了月坝、

瓮城、孔庙等景点。我用新款高像素手机，记录下每一处亮点细节，那些古老的建筑、精美的雕刻，仿佛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虽未能遍览全城，但那份温暖与满足，如同陈酿的美酒，至今仍在记忆中散发着醇厚的香气。

今又逢国庆与中秋佳节，我与妻子再次踏上寿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。这一次，我全心全意陪伴在妻子身旁，从饮食到购物，无一不精心安排，只为让她感受到最贴心的关爱。无人机在空中翱翔，以“上帝视角”360度环视寿县，四座城门、春申坊文化广场、三步两桥等景点尽收眼底。与往昔相比，寿县的硬件设施更加完善，环境卫生显著提升，处处洋溢着魅力古城的独特气息。

最令人震撼的，莫过于如潮的人流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古城特色非遗表演精彩绝伦，《你好春申君》行进式戏剧让人仿佛穿越时空，与历史人物亲密对话；《大楚打更人》汉服提灯巡游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古代画卷，美不胜收。尤其是夜幕降临后的宾阳门城墙光影秀，将楚文化故事与宋代城砖完美融合，楚风纹样在灯光映照下灵动流转，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千年历史的大门，解锁了“一城人文典故，千年魅力楚都”的浪漫篇章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。节目落幕，人群渐散，我们带着不舍踏上归途。蓦然回首，高高的城墙上，一轮圆月高悬，恰逢八月十六，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，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
归途已晚，我们乘坐出租车，圆月如影随形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那一刻，我深刻感受到，寿县不仅仅是一座地理坐标，更是寿县人(及江淮儿女)情感的寄托、心灵的归宿。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对这座古城的眷恋，永远是我最温暖港湾。

三次探访寿县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与感悟。这座古城，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吸引着无数旅人前来探寻。它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辉煌；又似一幅绚丽的画卷，每一笔都勾勒出独特的韵味与风情。它教会我们，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，更是活生生的文化传承。

而我，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更愿意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。让寿县的美通过照片传递给更多人，让这些古老的建筑、动人的故事、灿烂的文化，在光影的世界中永恒绽放。这是我对寿县、对故乡、对生活最深情的告白！